

读后感

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 ——重读《那山那人那狗》

山止

一

重读彭见明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缘于《胶东文学》杂志社举办的一场文学公开课。授课人《散文选刊》《海外文摘》杂志社执行主编蒋建伟先生特别提到了短篇小说《那山那人那狗》。

蒋主编的话叩开了我尘封的记忆。1985年春夏之交，我在《青年佳作》一书中读到了这篇小说。彼时，我还是一个小城里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热“文青”。

这是一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包括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炜《拉拉谷》在内的20余篇小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山那人那狗》。

再次重读，我愈发被小说传递出的人间真情所感动，愈发觉得，这是一篇历经岁月磨砺后依然璀璨夺目的好小说。

《那山那人那狗》讲述了一段普通人的平凡温情故事。

父亲是一位在湘西大山里行走的邮递员，退休时把担子传到儿子身上。父亲领着儿子走邮路。对父亲来说，这是职场的最后告别。对儿子而言，这是人生的新开始。

这条跋山涉水的邮路，“有两百多里路，途中要歇两个晚上，来去要三天”。在父亲工作的50年里，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雪，父亲矢志不渝，恪尽职守，从不言放弃。这篇现实主义写法的小说是从父亲一声轻轻的呼唤声中拉开序幕的。

天还没亮，山、屋宇、河、田都蒙在雾里。鸟儿没醒，鸡儿没叫，父亲对儿子说：“上路吧，到时候了。”这一声轻轻的呼唤，开启了一场生命的接力与奔赴。

二

年少时，我曾痴迷于埃·奥·卜劳恩笔下的《父与子》。那些采撷于日常生活的温馨画面，虽然篇幅短小，却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情。

爱的世界是相通的。小说《那山那人那狗》，传递的也是真挚朴素的父子情。这是我喜欢这篇小说的重要原因。

父子情深在二人的相互叮嘱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在山顶，在金色的、温柔的阳光里，父亲、儿子、狗在一块宽大的青石板上歇脚。父亲指着山那边，对儿子历数各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名字，以及需要分门别类发放的报纸书刊类别和数目。

说完了业务，父亲接下来又说，桂花屋葛荣荣有信，要亲自送去，不能让大队秘书转交，他俩关系不好；木公坡的王五是个盲人，他儿子在外地工作，如果有汇票要帮他代领，一定要亲手交到王五手上，因为他的儿子曾昧过他的钱；螺形湾养兔子的多，经过那里时要看好狗，莫让狗惊扰了兔子；等等。这是父亲对儿子的殷殷嘱托。

爱的传递是相互的。儿子对父爱

的回应也是一番嘱咐。

儿子说，你回平川里老家，要多到上屋场老更叔公那儿坐坐；还有，大队长有职有权，你性子直，千万别得罪了人家；还有，家里的水田，临来上班前我已经托付他人，你有腿病就别下田了；还有，母亲身体不好，抽空带她去县里医院看看……

父亲望着早熟的儿子，十分愧疚。因为，多年来他们父子聚少离多，儿子早早下了学，稚嫩的肩膀挑起了家庭重担。为此，“父亲真想抱一抱儿子，亲一亲他。可是，他长大了。他想对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可是，说不出。夸耀的句子，他一辈子没用过呢！”

每读至此，心如潮水，感慨颇多，落笔而书，潸然泪下——这就是中国式父子。我想起那句话：有一种爱叫从不开口说爱，却在潜移默化中将爱传递。

三

小说的结尾部分也充满了温馨、浪漫的气息。

父亲陪伴儿子走完了邮路，回到邮所稍作休整后，儿子挑起两只绿色邮包要独自上路。二人在石拱桥边分别。此刻，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狗，站在桥中间，陷于两难境地。父亲蹲下身子，抱着狗脖子，让它陪伴儿子。作为多年相伴的老伙计，狗对此安排心不甘情不愿，执意要跟父亲回去。无奈之下的父亲捡起竹棍，打了狗，狗负痛跑向桥头。打狗后的父亲很是难过（也许父亲是第一次打狗）。好一会儿，他觉得一股热气直扑膝盖，睁开眼一看，是狗！于是他俯下身，拿出手帕给狗擦掉了眼泪，轻轻地说道：“去吧。”于是，“一支黄色的箭朝那绿色的梦里射去”。

这个桥段一直镌刻在我记忆中，没有忘也不会忘。

我对小说《那山那人那狗》无法释怀的原因之一，还有语言的生动、活泼、接地气。每一次读这篇小说，我都被其唯美的语言深深折服。譬如——

“太阳已经把山的顶尖染成一片金色，而山脚却被云遮雾盖了。好像这山浮在水里，风吹雾动，这没着落的山也跟着浮游。”

“狗站在金色的峰峦上，站在那块最高的岩石上，朝山那面高声叫着。那声音在山谷间碰撞，成了这天地里最动听、最富有生气的乐句。”

我一直有个偏见，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无论是布局谋篇、语言组织，还是文学性、思想性、艺术性，都是不可超越的高山，故而，对这些作品偏爱有加。喜爱《那山那人那狗》盖源于此。

或许是爱屋及乌，读了小说，我也在网上看了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拍得像散文的电影先后荣获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日本、加拿大等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当年，这部电影在日本大放异彩，成为迄今为止日本境内票房最高的中国电影。

在婚姻铁幕下

——读王秀梅中篇小说《坦克》

高义杰

婚姻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主题，作家王秀梅获得泰山文艺奖的中篇小说《坦克》以婚姻铁幕为隐喻，构筑了一座没有硝烟的战场，引发读者深层次的思考。

绑匪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为了讨回金钱，走上绑架之路。王秀梅开篇以看似平淡的陈述，让一场绑架案成为照彻婚姻中虚伪的X光。人质李丸蜷缩在黑暗木箱中，听着乌鸦不祥的鸣叫，她不仅失去了身体的自由，更被抛入精神炼狱——在那里，金钱、人性相互绞杀，在坦克般厚重的婚姻铁幕下暴露出灵魂的荒芜与挣扎。

李丸被缚于木箱的“虾米状态”，恰似她在婚姻中的蜷缩姿态。她对丈夫老武的等待，表面是对救援的期盼，深层却是对婚姻契约的惯性信赖。直到绑匪掳走老武的私生子武林，婚姻的“假面才被彻底撕开”。绑架者的胶带不仅封住了李丸的嘴，更封死了她对婚姻的幻想。

绑匪的形象颠覆了传统思维：一个被欠债逼入绝境的“老实人”，当他用刀挑开李丸的风衣时，讨债者与欠债者的妻子，共同沦为资本链条末端的祭品。而李丸面对利刃时“想活，虽然活得无聊”的心理独白，戳破了普通人生活的精致伪装。更具毁灭性的是她对闺蜜白兰的回忆：她们互相为婚外情打掩护的“友谊”，实则是维持婚姻假面的共谋。当信任全面瓦解时，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用与猜忌的荒漠。

小说通过写李丸受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禁锢，构成令人窒息的叙事张力。从幽闭木箱到封窗房间，物理空间的压缩成为精神压抑的外化。绑匪的三道锁链（门锁、窗链、铁门）与李丸的婚姻枷锁形成互文。最具冲击力的是“脱衣”场景：刀锋下的剥离，不仅是肉体的暴露，更是尊严的剥离。当被子覆盖她半裸的身体时，这种“伪安全”的施舍比暴力更残忍。李丸用头撞击窗户的绝望反抗，与她在婚姻中隐忍的姿态形成反差，身体在此刻成了唯一的武器。

标题“坦克”作为核心意象，隐喻了现代人心理的装甲化。李丸在婚姻中建立的防御工事，在绑架事件中被轻易击穿；老武用谎言构筑的情感坦克，最终碾碎的是两个家庭的根基。更具深意的是，坦克的刚硬外壳与脆弱人体的对比，恰如金钱社会对柔软人性的碾压——五万八千元债务驱动普通人变成了绑匪。

《坦克》中那座没有坦克的战场，回响着钢铁履带碾过灵魂的轰鸣。当李丸在黑暗中数着三道锁链时，她计数的实则是现代性囚笼的栅栏：物质的压迫、情感的背叛、存在的孤独。在婚姻铁幕裂开的缝隙里，王秀梅让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战争，更是人用血肉之躯撞击命运高墙的永恒困境。

为祖国而生养

——简评《被子弹击穿的花朵》

牛图

近期，作家衣向东在《红豆》（2025年7期）发表中篇小说《被子弹击穿的花朵》。

小说采用了双线结构，现代线为退休作家“我”受恩师牟老师夫妇委托，劝说他们持独身主义思想的女儿小羽结婚生子。小羽为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崇尚自由，不肯生育。历史线为抗战时期胶东兵工厂保护八路军烈士遗孤刘国栋和识字班孩子的故事，展现了教员邓月梅、厂长周海阔（其女垛儿为保护识字班同伴牺牲）等人以生命守护“革命种子”的壮举。小羽听完兵工厂的故事后，感触良多，最终决定结婚。

革命年代，无数先烈流血牺牲，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强盛，生生不息。题目有着双关和隐喻的妙用。子弹的表层意思是侵略者罪恶的子弹，深层意思是侵略者企图灭我“革命种子”的阴谋。花朵，可以联想到那些活泼的孩子们，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日本侵略者的子弹击穿了垛儿头上的花朵，也击中了她的身体，这是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现代的小羽思想前卫，不想结婚生子。“我”能否用兵工厂的故事这颗子弹，击穿小羽婚姻“躺平”的防护层？

小说开篇章节交代了生活优裕的恩师两次约“我”吃饭，希望见多识广、会写会说的“我”劝说他的女儿小羽赶快结婚生子。“我”思考再三，认为要打开女性抵触婚姻的心门，就要打感情牌。

故事一开端就吊起了读者的胃口。1940年6月，烈士遗孤刘国栋藏在栖霞乡下邢家阁。日伪军得知后，包围了邢家阁，拷打逼迫村民交出八路军的孩子。村民宁死不屈，最后被日本鬼子屠村。等刘国栋从地窖子里被救出来，交通员王木秀用牺牲生命为代价，把刘国栋安全送达兵工厂识字班。后来，垛儿又为保护刘国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最让人难忘的是，王大勇带领警卫排跟敌人血战，临出发前，他的爱人邓月梅拉着他的手找到周厂长说：“我想让他留个种。”此前，邓月梅与爱人曾定下“等革命胜利了再要孩子”的约定，如今丈夫要奔向生死未卜的前线，她想留下个革命的火种。这不是卿卿我我，是在战火中，为民族的生生不息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我们为什么牺牲生命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祖国的明天，让炎黄子孙生生不息。”为祖国而生养。如此带着血泪情感的字字句句，触动了小羽，最终她由衷地说：“龙哥，我想结婚了。”